

中华之门

中华之剑

李 荟总撰稿
上海三联书店



●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一次用300分钟以上的电视纪录片向公众展示自己所面临的毒品问题。

● 《中华之剑》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大规模反映我国禁毒领域的电视纪录片,它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公安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

● 这是正视现实的勇气,一次了不起的勇气。

上海三联书店

电视文学台本
总撰稿 李荃

中华之门 | 中华之剑

(沪)新登字117号

中华之剑 中华之门

总 撰 稿 / 李 荃

责任编辑 / 蒋安立

装帧设计 / 宋珍妮

责任制作 / 沈 鹰

责任校对 / 俞 文

出 版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发 行 / 上海书店 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学林出版社联合发行部

(200020) 中国上海市永嘉路 25 弄 8 号

制 版 / 上海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电脑照排

印 刷 /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版 次 /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印 张 / 9.5

字 数 / 190 千字

印 数 / 1—5,000

ISBN7-5426-0909-2

I·120 定 价：12.00 元



1995年8月获“金盾奖”。



云南文山缉毒队。



广西北海海关缉私艇“跳帮”。



《剑》组穿好防弹背心、迷彩服，
行动马上开始……



在珠海边防采访训犬员。



在云南攀登高黎贡山。



北京海关查获违禁物品。



在中巴边境 7 号界碑采访。

编者的话

《中华之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引起了普遍而强烈的反响。缉毒，这种题材的小说、电影、电视剧已经屡见不鲜了，但《中华之剑》摄制组直接从戒毒所、边防站、武警部队，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缉毒现场实地采编，他们采录的素材虽然不及经过文学加工的小说、电影那么富有戏剧性，但是，因其是生活实录，别具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贩毒、走私，是任一开放的国家都会遇到的社会问题，因为贩毒走私会带来巨额利润，而巨额利润会把人变成魔鬼。贩毒与吸毒又是一对双生子，吸毒需要毒资，由此又引发更多犯罪行为。加上世界三大毒源中的两个就在亚洲，我国西南边境正毗邻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尽管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缉毒引重视，但境外罂粟花依然年年盛开如火！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其严酷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亚于两次大战！

为了保护我们的社会肌体不受伤害，缉毒人员以无比的勇气，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少干部战士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了解了他们的事迹，再听到缉毒干部战士及家属那朴素而闪光的语言，人们都会禁不住流下热泪，爱国主义与献身精神，在这里得到最真切的体现！

我们郑重地把《中华之剑》，连同她的姐妹篇——反映固守国门的广大边防武警将士那可歌可泣事迹的《中华之门》汇录一书，奉献给广大怀有爱国心、责任感的敬爱的读者。

上海三联书店

目 录

利剑·真情

——《中华之剑》拍摄散记 盛天鹰(1)

纪实风格的新锐之作

——评电视系列片《中华之门》 肖平(12)

掘完这口井之后

——电视纪录片《中华之门》补记 李荃(18)

中华之剑

第一集 失乐园 (31)

第二集 谁之罪 (52)

第三集 剑之威(上) (74)

第四集 剑之威(下) (95)

第五集 剑之光 (114)

第六集 剑之魂 (136)

第七集 再造方舟 (153)

第八集 共同的期待 (179)

中华之门

李荃(201)

第一集 在敞开的国门前 (203)

第二集 国门持剑人 (215)

第三集	艰巨的使命	(228)
第四集	无形的战争	(237)
第五集	在流动的国土上	(248)
第六集	让蓝天不再有流血和恐怖	(259)
第七集	特殊的边防线	(270)
第八集	无声的嘹亮	(283)

利剑·真情

——《中华之剑》拍摄散记

盛天鹰

仅仅一年的时间,《中华之剑》这部长达 360 分钟的大型纪录片就搬上了银屏。它浓缩了缉毒战士的战斗与生活,也凝聚着我们摄制组的一片真情。如今那战斗的日日夜夜,那段段血泪真情还历历在目。

•一次了不起的勇气

1993 年的中国大地充满了改革开放的生机,大型纪录片《中华之门》以它特有的真实,向人们展示出开放后国门前的风风雨雨。在该片的颁奖会上,原广电部艾知生部长与公安部陶驷驹部长一拍即合,要再搞一部反映新中国禁毒斗争题材的纪录片《中华之剑》,由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和公安部政治部联合承担,具体的创作和带领拍摄的任务落在部队专业作家李荃肩上(李荃是《中华之门》的总撰稿兼编导)。

1994年初春,李荃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飞抵维也纳,采访在这里举行的联合国禁毒大会。这是个从未允许任何国家的新闻记者涉足的大会,虽然联合国的高级官员和有关的国际组织都破例接受了采访,但各国所展示的禁毒音像资料却大都是三五分钟的短片,或者是由表演再现的案件。

中国记者出现在这里是大会特许的,它无疑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禁毒斗争成绩的肯定和关注。然而,要用 360 分钟纪录片来展

现如今的禁毒斗争，驾驭这种被称之为“世界之战”的宏大题材，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也许是由于李荃多年从事文学创作对历史和今天的体验的积累，或许是出于他骨子里那军人的胆识和使命感，他毅然背起挎包，两次南下，在那熟悉的国门哨卡、边境山寨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实地文学采访，搜集了大量的有关毒品问题的资料，写下了近 10 万字的分集文学提要、编导阐述和拍摄大纲，赋予了《中华之剑》一个全新的核心思想和结构框架。

摄制组是 6 月份开始在北京集中的。由于题材的特殊，成员大部分是选调了现役军人（复转军人）和公安干警。我们接过编导阐述就夜以继日地看资料，走上北京街头采访。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对毒品了解的程度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也仅仅局限在一种原始朴素的认识和憎恨，对现实的缉毒斗争也想象成西方警匪片的情节。7 月 9 日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中华之剑》总编导刘效礼主任、公安部政治部祝春林副主任来为剧组送行。祝主任代表全国的公安干警、牺牲的烈士和他们的亲属，盼望剧组能拍回好的素材。说着他激动地站了起来，向在座的剧组全体同志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一躬使大伙震惊了，也在我心里深深地打下了烙印。我们仅知道这次拍摄将面临的可能有伤残，有牺牲，但进入实地拍摄后，我们才完全理解了它的真正含义。当时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全组开始整理器材、行装，剧组建立了临时党支部，一行十四人分成四个小组，从李荃到每一个成员，一身迷彩服，一个背囊，一双解放鞋。没有丝毫的招摇和喧闹，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后来，同行们提及此事也都为之感慨，这的确是一次了不起的勇气。

· 摄像机镜头就是观众的眼睛

说真的，片子拍得真实，就是要把观众带进现场。镜头就是观众的眼睛，要叫观众看得过瘾，就要靠我们的奔跑，靠玩真格的。记

得第一次拍摄缉毒行动是在到达昆明的第二天。毒贩的交“货”地点,选在靠近市区的一个货车停车场里面。我们三台摄像机分别隐蔽在车场附近,三台面包车都换了牌子。车场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也想象不出来。我们在车上把姿势压得很低,随着省公安厅崔科长简短的介绍,紧张地拍摄着。“那是我们的侦察员”,“前面是我们的车”,“注意隐蔽,行人中也许有毒贩的同伙”。几个小时过去了,毒贩们没有动静,据说缉毒队就这样从边境跟踪到这里,已经一个月了。我实在按捺不住,征得同意,就和编导彭山同志用衣服把摄像机裹好,两人搂肩搭背把机器挟在我俩之间,穿过马路,溜到车场对面一幢小楼上,从一家窗口把镜头对向车场。突然,镜头中的侦察员开始向车场围了过去,事先埋伏的警车向车场直冲去,行动开始了,我俩立即冲出小楼,编导乔保刚随第一组车也冲进车场。当时毒贩的两台大货车正车尾对车尾在交“货”,时机把握得真准,人赃俱获。共搜出海洛因 28 公斤,毒资 55 万。这一组干净利落的抓捕动作被全部摄入镜头。回放素材时,李荃还是不轻松地告诉我们,现场的气氛要靠我们去营造,观众对现场的体验是靠我们的镜头、现场的声音和各种综合效果来感受的,而这一瞬间的表现主要靠编导的素质,因为这是中华之剑的锋刃。的确,这一仗使我们聪明了许多,紧接着又连续拍摄了碧鸡关设卡、双坡查毒、大理跟踪……打击行动的表现从市区的捣毒窝到边境的设伏堵卡,从公开打“零包”到秘密的跟踪侦察。我们不断赢得了各地缉毒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仗也就越打越大,缉毒干警的大智大勇,就连毒贩的凶恶狡诈都在镜头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追求第一现场效果,摄制组日夜奔波,全组人人都每时每刻准备拍摄,编导们更是人不离机随时准备应付突发情况,有点像部队的等级战备,就连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也觉得有点紧张。在云南采访后期,微光摄像仪投入了使用,李荃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这

是在中国的纪录片中首次出现的，用起来也真过瘾，但是要真正拍到东西，也真要受点“委屈”。就拿抓拍毒贩交货的瞬间，我们曾趴过房顶，也钻过草跺，一蹲就是几个小时。记得在南宁密拍零包交易，我和录音师宫晖还蹲过一次鸡窝，鸡没惊醒，镜头也抓到了，可身上那股味道几天不散。

最难忘的还是“8·11”、“8·15”行动。8月11日傍晚，我们赶到了陇川，在派出所里经过简短的采访，才知道当晚的行动是抓捕几个被通缉的毒贩。毒窝是在一个山寨，要步行三四个小时的山路，毒贩武装对抗的情绪很重，所以行动要格外迅速、隐蔽，另外要求无论哪台机器的编导出现了意外，不能关机，其他同志要接上去，决不能停止拍摄行动。组里最后还决定担任场记的陈劲、杨喆、陈维娜、陈燕四位女同志留下，其他同志与缉毒队员混编成四个行动小组，每组打两个窝点，大家开始紧张准备。四位女将急得又喊又叫，围着李荃不放。李荃相信这些从军营里出来的姑娘，可眼前能找到什么理由来说服她们呢？还是缉毒队雷队长给解了围，“这是命令”。她们一肚子委屈。深夜12点行动组出发了，她们细致地检查大伙的行装，又再三叮咛，似乎一下子又长大了许多，气氛还真有点悲壮。从此以后所有的行动，谁也不敢再阻挡她们。记得在南宁的一次密拍，杨喆还跟侦察员一起，走进一个窝点摸情况……

开始上山了，天还在下着雨，伸手不见五指，山路又陡又滑。怕暴露了行动，谁也不许出声，更不许打手电，只是不断地听到有人滑倒。没走多远，体力就消耗很大。有人将带的矿泉水也扔掉了。最难受的是我们几位编导，既怕摔了机器，又要不时地录着路上的情况。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趟过一条河，前面就是那个寨子了。大伙躲进了一个山凹里，作抓捕前的最后一次准备。打开手电一看，腿上爬满了蚂蟥，忙点燃香烟去烧……。一进村口就是我们组要抓的×号毒贩的家，原计划四个组依次到位后，以手电为号同时行

动,不料村里的狗叫了起来,各组当机立断扑向目标。一个个罪犯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捂在被窝里。我们扑向第二个目标时,还意外地抓了两个接货的人。行动达到预期目的。天亮了队伍按原路返回,原来根本就没有路,也真不知昨晚是怎么爬上来的。再看看每一个人都摔得像泥猴。队员们押着毒贩,有个队员还打开了录音机,放起音乐……我们把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现在再看这段素材时心里还是沉甸甸的。

“8·11”刚刚报捷,我们其他三个组分头赶往德宏。15日情报又来了,李荃拖着带病的身体带着保刚、小朱又赶往边境设伏。这里离边界很近,爬了一路山,衣服早被汗水浸透了,气还没喘过来,瓢泼大雨就劈头盖脸地泼下来。李荃选好位置,三个人紧紧靠在一起,保护着摄像机,也相互温暖着。半夜毒贩出现了,李荃喊了一声“上”,小朱忙打开电瓶灯,毒贩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队员们死死压在地上。经过突审,队长夏少雄决定,由侦察员化装送货人引接货的毒贩出现,以便彻底地打掉这条线。

摄制组急忙赶到30里外的第二个伏击点,这时天已渐渐发白,行动可能要扑空了。突然响起了枪声,一辆卡车疯狂地向边境冲去,埋伏公路两侧的侦察员跃上公路开枪拦截,毫无疑问,毒贩要闯关了,李荃和保刚、小朱也跃上了公路,镜头紧盯贩毒的车不放,镜头里毒贩紧俯在方向盘上,挡风玻璃被打碎,轮胎被打破,卡车还是歪歪扭扭的迎面冲来。仅仅是几秒钟,卡车擦身而过,距李荃他们仅有8米,冲出500多米,卡车一头栽倒在路边,这一切都丝毫没有遗漏地记录下来。

就是这样,我们三个月的前期拍摄横穿了云南、广西、广东三个省,抓拍了大量的现场珍贵素材,虽然片子仅展现一部分,但侦察员的英勇和摄制组艰苦的追求是能体验到的。

·一次庄严的人生洗礼

缉毒斗争的复杂,拍摄现场的恶劣,都是超出常规的,这些连我们自己在出发前都没想到。一天几百公里的跋涉,一天连续十几小时的扛机拍摄,每个编导的肩头都磨破了皮,鞋子湿了来不及晾干,摄助朱风雷脚泡烂了用塑料布裹着,竟一声不吭,编导马正勇摔伤了腿,在现场草草缝了几针,就又跑了起来。在那期间,一切都似乎被净化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多拍,要拍好。每到一地我们每个组都坚持一定要到干警的工作生活现场中,因为在那里才能让观众真正看到他们的风采。在陇川为了采访缉毒队,我们组在荒野山林里,用砍刀开路走了两个小时,才找到他们的堵卡点(这就是第五集的开头),他们采野果吃野菜,他们用竹筒为我们烧好的米饭,这在内地可称得上一流的风味饭食,我们谁也没动一口。看到他们喝着接的雨水,场记杨喆把背来的两瓶矿泉水悄悄地留在他们窝棚里。我一边听他们讲述着每个人抓毒贩的故事,一边嚼着队员们采来招待我们的山里的“水果”——一种野柿子,那苦涩至今还留在心里。在南伞我们组跑了 100 多公里,找到在那里执行边境警戒任务武警的一个排,拍下了战士们和他们心爱的山麻雀,海上我们拍下了海关缉私队员“跳帮”查缉,在边境山寨拍下了与艾滋病人朝夕相处的卫生科研攻关小组,这一切都使我们的感情受到极大的震撼。然而,给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最庄严的一次洗礼是 9 月 1 日镇康缉毒烈士的牺牲。

8 月 31 日剧组到达云南省镇康县,极度的疲劳使大伙很快进入了梦乡。半夜我们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县缉毒队在抓捕越境毒贩时,毒贩拉响了手榴弹,县缉毒队副队长王世洲当场牺牲,其他几位正送往县医院抢救……李荃命令大家立即准备器材,并叫我、正勇、保刚马上随他去医院。

我们赶到县医院门口,医护人员正在抢救。只听医生说,“不行

了，来得太晚了。”当我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亮把聚焦集中在这位烈士身上时，他的腿完全被炸烂了……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张从顺烈士。在现场他不顾自己伤势严重，一直忙着指挥抢救其他同志，最后他却因失血过多而牺牲了……我急忙闯进急救室，缉毒队长李忠华和队员李云峰伤势较轻已脱离危险，军弄乡派出所警察杨学华被手榴弹弹片击穿了额头，医生说，我们会尽力抢救他们，杨学华目光盯着我，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此时此刻我比谁都难受，因为编导会上是确定第二天由我们组采访缉毒队，我原想到局里先摸点情况，内勤的同志说队员们常年在下面办案子都不在家，我只拍了一个空空的办公室，还有他们的斗笠、蓑衣，准备天亮就去堵卡点，没想到……

李荃带保刚赶到十几里外的案发现场，一直守候在现场的干警石林，听到这一噩耗，失声痛哭：“我们的战友牺牲了……”

正勇赶到两位烈士的家里，他含着泪拍下烈士亲属们的悲痛。张从顺烈士的儿子紧握拳头狠狠地砸着墙，发誓为父报仇。老马实在忍不住了，放下机器紧紧抱住这懂事的孩子。

事件发生得太突然，后来局里同志才说，接到情报后，考虑到同志们太疲劳了，就没有通知摄制组。我返回病房时，李云峰的妻子已经到了，这位山寨小学的教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呆呆望着自己的丈夫。“怎么会这样呢？”队长李忠华含着泪告诉我们：所有的毒贩都是拿生命作赌注的，他们除了持有枪支，多数都是事先把手榴弹绑在背包或拉在手里，缉毒队员就是在同这样的对手搏斗。没有防弹背心？没有急救包吗？李云峰说队上仅有两件防弹背心，执行任务时谁都知道危险，大伙你推我让，谁也不肯穿……如果有急救包，哪怕有一条止血带，张从顺也不会牺牲了。

在整理烈士的遗物时，我们拍下了那些没有报销的单据，两位烈士用自己的工资垫支着干工作。使我们最有感触的是所采访到